



野人

隆納·萊特——著
達娃——譯
南方朔——推薦
王道還——導讀

失控的 進步

復活節島的最後一棵樹
是怎樣倒下的

written by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一次獵殺一頭長毛象

是生存

一次獵殺兩頭長毛象

是進步

但一次獵殺兩百頭長毛象

則是進步過了頭

為什麼蘇美、羅馬、馬雅和復活節島文明，
都在一千年間便步上瓦解的命運，
而埃及、中國卻能運行超過三千年？

〈我們來自何處？我們是誰？我們要往何處去？〉

是高更的畫作名，也是本書探討的主題。

作者以其豐博的學養為底，用機妙的言辭、短小的篇幅和生動的實例，
帶我們遊覽古往今來的文明發展，反省「進步」所造就的神話。

進步就是不斷向前走，但我們最終得到了什麼？

歷史每重演一次，代價就上漲一次。

地球上第一個文明蘇美瓦解時，只影響到五十萬人；

羅馬的衰亡則影響了上千萬人；

假若我們的現代文明失控，將為數十億人帶來無盡災難。

廿世紀期間，世界人口數成長了四倍，經濟成長則超過四十倍，

這樣的進步以其對生態大規模的猛烈攻擊為代價。

在這場堅持「經濟沒有極限」的遊戲中，

過去的輪迴

written by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加拿大書商協會藏書票獎

2005年度最佳非小說獎

加拿大獨立書店暢銷榜

非小說類第一名

萊特是這個國家的智慧珍寶，他帶領讀者一覽世界各地的文明發展，
進行一趟全面且富教育意義的歷史之旅。……白宮必讀的傑作！

Quill & Quire

《紙與筆》書評雜誌

我一點也不在乎你讀不讀書，但你必須讀這本，因為作者只用了百餘頁，
就完成了別人需要十倍頁數闡述的內容。……智慧的及時雨，無與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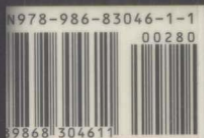
Globe and Mail

《環球郵報》

作者以精巧的文句和啟發人心的想像力，將尖銳卻又帶有說服力的論點呈現出來。

The Guardian

《衛報》



1003

NT\$280

SINO
遠流出版
www.sinobooks.com.tw



作者 隆納·萊特 (Ronald Wright)
譯者 達娃

總編輯 張瑩瑩
主編 蔡麗真
責任編輯 黃暉鵬
封面設計 王志弘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6 號 2 樓
yeren@sinobooks.com.tw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6 號 2 樓
電話：(02)2218-1417 傳真：(02)2218-1142
電子信箱：service@sinobooks.com.tw
網址：www.sinobooks.com.tw
郵撥帳號：19504465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製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定價 新台幣 280 元
初版首刷 2007 年 2 月
初版四刷 2007 年 3 月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失控的進步
是復活節島的最後一棵樹

歡迎團體訂購，另有優惠，請洽業務部 (02)2218-1417 分機 120、123
ISBN 978-986-83046-1-1 (精裝)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失控的進步 / 隆納·萊特 (Ronald Wright) 著；
達娃譯。-- 初版。-- 臺北縣新店市：野人文化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2007[民96]
面：公分。-- (地球觀；3)
譯自：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ISBN 978-986-83046-1-1(精裝)

1. 社會發展 2. 文化史
541.43

96001053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by RONALD WRIGHT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Canongate Books through the
Chinese Connection Agency, a
division of The Yao Enterprises, LLC.

ronald wright

A short History
of Prog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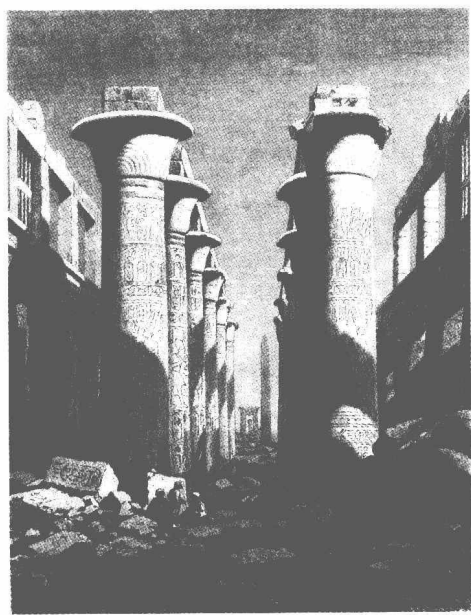
著 ——— 隆納·萊特
譯 ——— 達娃

失控的進步

復活節島的最後一棵樹
是怎樣倒下的



野人



推薦（南方朔）——文明大反撲業已開始！

6

第一章 高更的追尋

15

舊石器時代，從一次獵殺一頭長毛象到學會一次獵殺兩頭長毛象的獵人，是進步了。但當獵人學會把整群獵物逐下懸崖，一次獵殺兩百頭長毛象時，就是進步過了頭。他們將享有一時的衣食豐足，之後，卻只得餓死。

第二章 偉大的實驗

51

歷史上第一個進步的陷阱，是舊石器時代狩獵技術的臻至完美。於是我們透過農業的發明自這個陷阱中逃脫，進而開展我們最偉大的實驗——遍及全球的文明發展。但是，文明和農業是否為一個更大的陷阱？農業的開始是一場意外，是一連串誘惑，使多數人步上千篇一律的辛苦生涯。農業達成的數量，是以犧牲品質換來的：更多食物、更多人口，但營養與生活卻鮮有改善。我們在馴化植物的同時，也被植物馴化了。

第三章 愚人的樂園

85

在農業生活中，我們展開了一場文明的實驗。這項實驗可能成為自身勝利的受害者。問題經常出現在社會結構上：當人們侷促地擁擠在文明中，處在權力與財富直線上升、由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環境時，人類所傾向採取的行為模式就是問題所在。本章要談談兩個由進步觸發的陷阱：一個發生在太平洋上的小島，另一個在伊拉克平原上，他們受到自身慾望的引誘，而毀滅了自己的文明。

第四章 金字塔結構

121

羅馬帝國和馬雅文明，兩個自內部崩壞最有名的案例，為我們說明了文明經常表現出「金字塔式」的需求結構，如銷售報表般，只有向上成長才是繁榮。這兩個文明從不斷擴張的周邊地區收集財富，集中至核心所在。當它們達到全盛期時，他們對生態的索取也到達巔峰，這正是文明最不穩定的時期。要向上成長的唯一辦法，便是持續從大自然與人性中榨取出新的借貸方式。一旦大自然開始以土壤沖蝕、作物歉收、飢荒、疾病等方式沒收人類的抵押品，社會契約就會瓦解。

第五章 工具的反叛

159

文明是一項實驗，在人類史上是一種新穎的生活方式，而且它還有個癖好——很愛走入進步的陷阱中。在河邊肥沃的土地上聚集成小村落，是個好主意；但當村落擴張成城市，在肥沃的土地上築屋鋪路，就踏入了陷阱。文明的實驗仍然持續地擴張與成長著，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數字：西元第二世紀，羅馬帝國的全盛期，世界人口數約兩億人；當歐洲人在西元一五〇〇年發現美洲時，世界人口約四億；到了西元二〇〇〇年，世界人口為六十億。羅馬帝國之後，世界人口花了十三個世紀才再添兩億人；而最近新添的兩億人，是在三年內誕生的。



推薦

文明大反撲業已開始！

南方朔（文化評論家）

最近，看守「末日鐘」的科學家們，決定將它撥快兩分鐘，這意謂著深夜十一點五十五分，再過五分鐘，人類就會到達代表了世界末日的午夜十二時。

「末日鐘」是一九四七年廣島長崎原爆後，由「原子科學家公報」這個組織及刊物所設計的觀念時鐘。在過去六十年裡，它主要是根據全球核武情勢所造成的威脅程度，而將這個鐘撥快或撥慢。以前它先後撥動過十八次，一九五八年為美蘇核武軍備競賽最嚴峻的一年，「末日鐘」被撥到只距世界末日兩分鐘。而後因情勢逐漸緩和又再撥慢到剩下七分鐘。今年則因伊朗及北韓核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問題日益嚴重，遂再撥快兩分鐘。今年「末日鐘」撥快，也是六十年來第一次把「氣候變化」這個因素列入，將它的威脅程度拿來與核子武器相提並論。這裡所謂的「氣候變化」，指的是由於溫室氣體排放所造成的地球暖化而引致的氣候異變。

如果我們注意二〇〇六年底至二〇〇七年初這段期間的世界現象，當會警覺到，

由於地球暖化的問題日益嚴峻，現在已到了它的氣候效應首次大規模顯現出來，這段期間，挪威峽灣已首次無冰，這是地球史從未見過的先例。另外，由於冬季變暖，北極熊亦首次無法冬眠，北方候鳥也沒有南飛避冬，至於阿爾卑斯山的雪道，以前是冰雪皚皚，現在則成了雜花似錦，這都是動植物史的首開紀錄。除了這些之外，最近這段期間，歐美也都天氣異變，被冰雹、冰風暴以及狂風肆虐，許多地方都宣告進入緊急狀態。所有的這些跡象都顯示出以前大家所說的「地球大反撲」現在已正式的開始了。

而氣候因地球暖化而異變，只不過是人類生存環境惡化的表現形式之一而已。一九七二年，「羅馬俱樂部」贊助出版《成長的極限》，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一群系統動態學家所組織的研究小組即正式提出警告，人類由於瘋狂的追求成長，無論資源的消耗及廢物的排放，都將很快達到極限，爾後人類的經濟和社會系統即會大崩壞。溫室氣體排放即是廢物排放之一。根據現今所有專家的研究，目前的地球其實早已超載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用經濟術語來說，那就是人類原本應當靠著地球自然資本的利息而生存，現在則不但利息已揮霍殆盡，甚至還大量用到本金。就在最近，英國籍的前世銀首席經濟學家史汀爵士發表長達數百頁的研究報告。他的研究小組首次用地球總體經濟學的觀點分析環境惡化的問題。報告即指出永劫式的經濟傷害現在已成了不可挽回的現象，單

單地球暖化，即將讓人類付出超過七兆美元的代價和持續的長期經濟下滑。由於美國只追求自己的成長，目前全球每年排放溫室氣體一七九億三千一百萬噸，美國一國即佔七〇億六千七百萬噸，高達四成，這也是全球日益視美國為環境公敵的原因。最近歐盟執委會主席巴洛索(José Manuel Barroso)訪美，親晤布希，即當面正告美國要做世界的榜樣，不可成為摧殘地球的先鋒。

地球正加速暖化，如果我們能在外太空用輻射望遠鏡觀看，地球因為熱輻射，會像是個大火球燃燒著自己。地球持續耗用石化能源，終將有涸竭之日，森林覆蓋的逐步縮小，物種將加速滅絕，這也讓地球復原的能力衰退。此外，存在於許多不可知地方的病毒與細菌，也將重現人間，近代各類病毒變種所造成的問題日趨嚴重。至於大地之母的海洋，則會因變暖而使得她的含氧量降低，魚類與其他海洋生物也將日益減少，已有專家預測，到了二〇五〇年，人類大概不會再有海洋魚類可供食用。地球的這些活動，似乎意謂著人類根據貪婪意志而追求的成長，終將大筆反噬人類本身。最悲觀的學者甚至認為在二十一世紀結束前，人類將大筆滅亡。科幻文學創始作家威爾斯(H. G. Wells, 1866-1946)在《時光機器》裡看未來，認為所謂「文明」，「只是一堆終將不可避免地，摧毀其創造者的愚蠢行為之累積」。英國另一文豪王爾德(Oscar Wilde, 1856-1900)用這樣的話來

反諷人類：「如果人是被人所造，那麼人類當為此而覺得羞恥。」做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到底應受獎勵呢？或是被咀咒？

地球因日益暖化而氣候異變，成為地球末日的元凶。追根究柢，這乃是人類持續追求無止境成長的附贈品。自從十七世紀理性啟蒙以來，人類即形成了一種以人類本身利益為中心的世界觀；而從十八世紀以降，它更以「科技」、「進化」、「理性」這樣的觀念來合理化人的一切作為。及至二十世紀後半，這一切又被狹義的統攝到「成長」這個名目之下。人類對自然的掠奪終於完成了終極理論之建構。成長即進步，進步即成長，「成長」與「進步」這種以物質慾望的滿足為核心的概念是如此的強固，它甚至成了一種魔咒，驅動著人類像失控火車般一往直前，奔向那不可知的未來。

因此，由今天回頭看，十七世紀的「理性」、十八世紀的「工業化」、十九世紀的「進步」、二十世紀的「成長」，這一連串相似詞間，其實有著一種愈來愈狹義的走向。十九世紀的人們談論「進步」，還不忘對「進步」的內涵及表現提出質疑，並在二十世紀兩次大戰後，更對「進步」充滿了悲觀。但二十世紀後半所出現的「成長」，卻因為資本主義體制的強化，而逐漸佔領了全人類的心靈，終於在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此刻，開始向人類追討欠債。

加拿大學者及作家萊特所寫的這部「進步簡史」，其實並非一般所謂的「史」，而是更後設的一種「史論」，甚至可說是一部針對「進步」這個觀念而做的「觀念史論」。作者分別就復活節島、蘇美、羅馬帝國以及馬雅文明這四個曾一度興盛、最後終至滅絕或消亡的過程向人類提出了嚴正的告誡：那就是這四個文明其實所經歷的乃是一個人類一再重蹈的陷阱，那就是進步。不斷的成長發展，摧毀了環境，而在摧毀的過程中永遠不知反省，反而是更加的迷執與好大喜功及鋌而走險，最後在動亂甚至殺戮中導致滅亡。美國文豪愛倫坡（Edgar Allan Poe, 1809-1849）曾寫過長詩〈海中城〉，一片憂愁之水堆砌著驕傲的高塔，而死亡則在這裡為它自己準備著寶座。該長詩裡有兩行可以為這本書做註腳：

從城裡驕傲的高塔之頂，

死亡以巨大的眼俯視著眾生。

因此，萊特的這本著作，其實是大有意義的，尤其在這個文明已開始正式遭受到大反撲的時候。近年來，探討文明反噬、系統崩潰的著作早已車載斗量，有的從系統理論切入，有的從真實的歷史角度切入，最新的已從環境史和經濟史的角度加以觀照。而本書則是從「觀念史論」的角度剖析。由於是「史論」，它有了更大的夾敘夾議的空間

以及借古喻今的機會。本書由遠在尼安德塔人所遭遇到的人類第一場種族大屠殺，來隱喻人類基因裡屠殺的傾向。人類一再的戰爭，這都是人類生存競爭的手段。而本書所申論的四個文明的滅亡，它到了尾聲，不也都同樣出現屠殺的模式。進步與成長，摧毀環境，整個體系在崩潰邊緣反而是更加貧富差距拉大，權力集中與好戰成性，最後終於全盤崩塌。過去這種人間戲劇只是中或小規模的在上演，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世界已成了一個體系，它的崩潰也就更加驚天動地、民無噍類。這部觀念史論，說的是過去，但所針對的卻是現在。它是在替人類這個文明列車失控的即將墜入深淵，像預言師卡桑德拉一樣，預寫著輓歌！

今年開始，地球大反撲業已正式展開，氣候異常，劫難當前。而人類的自私自利更甚，以反恐為名實為爭奪油源的窮兵黷武更甚，而貧富差距愈拉愈大，權力也更加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當年的復活節島由於是個封閉系統，它完整的演出過一個文明毀滅的全程，而今天整個地球系統，不正以一個更大的規模在演出當年復活節島的故事嗎？

是為本書鄭重推薦序，願我們都能從其中得到警示。



許久以前，

沒有人用犁頭撕扯大地

或將土地分配出去

或搖槳橫渡大海——

那海岸就是世界的盡頭。

聰明的天性，使人成為自身發明的受害者，

災難性的創造力，

你為何要以高聳的城牆包圍城市？

為何要為戰爭武裝自己？

奧維德*，《戀情集》，卷三

* 譯註：Ovid，古羅馬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的詩對歐洲文學影響極大；在他筆下，愛情產生了新的詮釋和意義，其神話主題的鉅作《變形記》達到史詩的顛峰。

